

在当下文坛，作家周瑄璞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：常年居住在陕西，是西安作家，近年她的文学写作却一直跟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也因此被称为“中原作家群里的省外游子”。1970年，周瑄璞出生于河南漯河临颍大周村，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。1979年夏天，她被父母接往西安上学，离开了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。四十多年来，周瑄璞一直生活在西安，但故乡却成为她“作品的魂魄”，“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，才有所寄托，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。”有人问她，她的童年与写作是什么关系，她的回答是：“几乎是一切的来源”。

从《多湾》到《芬芳》 作家周瑄璞用文学向中原乡土致敬

从“柳青文学奖” 到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

2015年，周瑄璞以自己家乡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多湾》出版，荣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奖。在这部长篇小说中，她透过一个叫季瓷的中原农村女性，讲述了一个悠长而动人的家族故事。七十余年时光，五代人的命运，从偏远乡村到大都市，如家乡的颍河水奔腾不息。其中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挖掘之深，堪称是一部“女性成长史”。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评论《多湾》：“一个柔弱的女子写出了一部大书。当然还是家族故事，写法也传统，但厚实沉稳，枝繁叶茂，又充满女性的细致缠绵。”2023年10月，周瑄璞的最新长篇现实题材力作《芬芳》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部作品也入选了中国作协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。

在《芬芳》中，周瑄璞延续《多湾》里的家族史诗风格，再度将目光投向中原大地，书写个人与家族、农村与城镇的历史演变及内在变化，用文学向故土致敬。

为普通人物立传 书写乡村儿女的奋斗故事

从“芬芳”作为书名也可以预测到，周瑄璞继续将女性人物作为刻画重点。写她们的发芽、开花与收获。这些人渺小、平凡，同时也善良、坚韧，扎实走过自己的生命历程，令人感动。周瑄璞的笔触善美、诗意、细腻，在为普通人物立传的同时，也书写着乡村发展之路和乡村儿女奋斗的故事。

杨烈芳、罗巧芬、杨素芬等女性是《芬芳》里的重要存在。她们命运各异，



周瑄璞 孙杰 摄



周瑄璞作品《芬芳》。作家出版社供图

但都有着旺盛的甚至是强悍的生命力。她们一无所有，一往无前地打拼生活，奋斗、执着、坚强、勤奋，有着不竭的动力与热望。周瑄璞也将自己对家乡这些女性的欣赏，表现在字里行间。此外，她也把家族之间互相帮衬、血浓于水的亲情热烈地展示出来，让读者在这个快节奏的当下感受到那种真挚浓厚的情谊。作品中，她对故乡那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眷恋也让人动容。

方言里往往蕴含着鲜活生动的生活气息。优秀的作家善于将方言的妙处体现到自己的作品中。在《芬芳》中，周瑄璞描摹元气淋漓的鲜活细节时，就将中原语调、河南方言使用得恰到好处，让人阅读时犹如置身于其时其境。不郎盖、不醒世、栽嘴儿、麦秸火性……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可以切身体会到故事中人物的神态表情，感受他们的幽默、无奈、倔强，甚至可以闻到河南泥土的芬芳气息。

周瑄璞不担心有的读者看不懂这些方言，“方言的魅力其实也在于似懂非懂有所懂，它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必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。第一次出现不懂，第二次出现不懂，第三次出现时，就有些懂了。我认为，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不需每个都去注解，要相信读者的领悟能力。当然，我对方言的使用也注意掌握了尺度，不论是量的使用还是感情色彩的运用，在幽默的基础上有所节制，不至于显得过于繁复。”周瑄璞还提到，其实很多方言都是古汉语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，非常雅致。“比如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中的很多词语，我们老家还在用着。比如罗唣、精细、天待黑……这些词，好听又文雅。”

包容和温暖。很传统，对生活很温顺。

记者：这里面有自己曾经经历的真实生活吗？故事里是否有你自己的影子？

周瑄璞：我个人经历和影子在这部作品中很少，几乎没有。我不在，但又处处在，因为很多人处理事情的方式、每一个人物的价值观，都是我让他们这样去做的。

记者：在《芬芳》中能读出，里面的角色说话自带一种幽默感。这种幽默感，在另外一位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中也表现得很明显。你怎么理解这种幽默感？

周瑄璞：这种自带幽默，是在长期艰苦生活无奈之下自我开解的一种方式。面对生活压力，人会主动选择柔软而顺滑，于是就产生了自嘲和幽默。而好的文学作品，也应该有适当的幽默感，当然要有尺度，不能流于油滑，而是参透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达观和纾解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祖木热提

吉雪萍出新书 以文字疗愈 丧女之痛

对于80后一代人来说，很多人对吉雪萍这个名字不陌生。她是热播剧《十六岁的花季》的主演，也曾主持过《正大综艺》等热门综艺节目。近些年来，她逐渐转向幕后，专注于儿童教育领域，并通过持续学习，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。

近日，吉雪萍的个人首部图书作品《世间的因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并在上海举行新书发布会。在发布会上她与自己多年的朋友、足球明星范志毅一起对谈，分享了自己写书背后的故事，以及对生命际遇的领悟。

吉雪萍讲述了她的故事：三年前，她突然遭遇人间至痛，失去了最爱的女儿。被巨大痛苦侵袭的她无法接受现实，感觉自己怎么也走不下去了……痛到极致，吉雪萍决定自救，她选择钻研心理学，同时也决定将心路历程写下来，通过文字疗伤。因此，书中除了有她自己的成长故事和人生领悟，更有长达十年陪伴女儿寻医看病的详细过程。女儿的去世让她“顿悟了生死无常，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这样的痛才能够觉察欢喜，获得力量，我愿意去分享我内心的所获，只为彼此内心的相应”。现场回忆起这段悲痛往事，吉雪萍不禁泪如雨下。

金星在该书的序中说，吉雪萍通过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所坚持追求的教育事业，慢慢整理出了自己的亲子心路历程。“她没有自私地锁在抽屉里，而是选择拿出来分享给所有对人生和家庭有困惑的人。这本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。”吉雪萍说自己很幸运可以走出悲痛，同时她也知道还有其他的人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深陷痛苦，无法自拔。因此她希望更多正因烦恼被困的朋友看到这本书时，可以获得帮助，内心少一份痛苦，多一份欢喜和幸福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出版方供图

对话 周瑄璞：“一个村庄可写的太多了”

记者：你在《多湾》中把你们老家那个叫大周的村庄写得很透了，这次《芬芳》能看得出来原型写的依然是家乡那个村庄，这次怎么找到新的角度的？

周瑄璞：跟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有关。《多湾》从20世纪初写起，很多故事与细节都是听来的。《芬芳》从上世纪70年代写起，大多都是我亲眼见到的、经历的、可感可触的。时代风貌不同，写出来的感受肯定不一样。一个村庄可写的太多了，每一家都有故事，推开每扇门都在上演着。我村人说，“你今后光写咱大周都写不完”。

记者：你在河南农村只生活了几年，但从你的作品可以看出，你对河南农村非常熟悉，对河南农村的过去、现在，各种方面的变化细节，都掌握得非常准确，感觉你好像一直没离开过家乡似的。

周瑄璞：其实我近年来不断回到老家，尤其是2019年因为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而返乡调查。回到老家，我在村上曾断续住了几个月，写了非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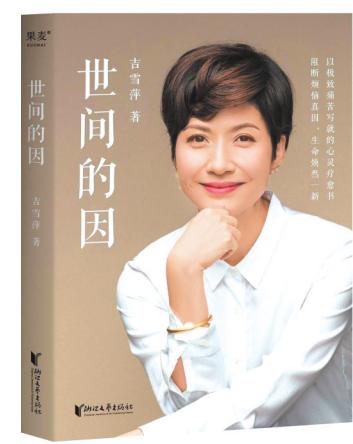
构作品《回大周记》。这本书出版之后，我发现还有很多没有写到的故事，于是又写了一本《大周表情》，已经交给出版社，大约明年春天出版。其实2019年刚回去的时候，也有很多陌生的东西，跟几十年前对接不上，但毕竟我从语言和情感上是完全熟悉的，随着每年几次、每次十天左右的驻扎，很快就把断了的事物感觉接上了。

记者：你小时候在河南漯河生活的日子，是沉浸式的。这应该是后来多少次回乡也代替不了的，那段时光成为了你文学写作的一个富矿，可以这么说吗？

周瑄璞：是的，童年往往奠定一个人的一生。

记者：从《多湾》到《芬芳》，女性人物在你的笔下有非常多的表现。对于中原农村的女性，你有着格外的关注、观察或者感情。你觉得，在性格各异之外，她们有哪些共通之处？

周瑄璞：在我的感受中，中原农村女性真诚、善良、勤劳、厚道，像土地一样



吉雪萍新书《世间的因》。